

叶兆言

著

刻骨铭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叶兆言 著

刻骨銘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刻骨铭心/叶兆言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45-8

I. ①刻…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1905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杜 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45-8
定 价 5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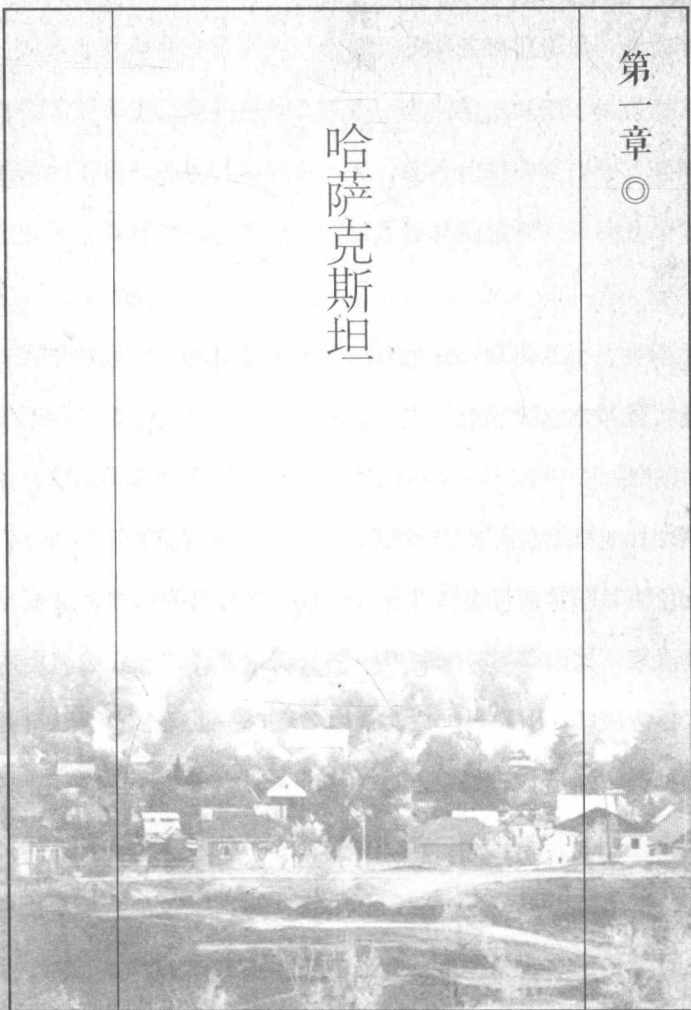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第一章	哈萨克斯坦	1
	烈女游娜	2
	作家努尔扎克	12
第二章	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	31
	在大明照相馆的留影	32
	刺杀冯焕庭	57
第三章	黄金十年	85
	亚声的遗骸	86
	雨花台下	112
第四章	爱住金陵为六朝	137
	希伊参与了首都计划	138
	高云岭55号	168
	成了电影明星的秀兰	194
第五章	新都游览指南	217
	秦淮河畔	218
	金陵王气黯然收	246
	虎贲之师	281
第六章	鸡鸣落日	305
	国际安全区	306
	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	330
	清凉古道上的刺客	348
第七章	撼撼萧萧里	363
	王可大的告白	364
	天若有情天亦老	382
	国民代表大会	399
后记		423
	有点多余的匆匆结尾	424

第一章
◎

哈萨克斯坦



烈女游娜

1

事实上，与游娜只见过一次面，连头带尾一天时间。十多年前，市里做官的老同学许打电话过来，说有个人想见我。这人是谁，我也没搞清楚，只记得当时刚完成一部长篇，苦尽甘来，仿佛牢狱里放出，心情很好，阳光很灿烂，很愿意轻松一下。老同学说知道你不愿意见人，知道你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不过我这忙你得帮，这个鸟人你还非得见一下，必须给我个面子；不要老是躲在家里，一个人老躲在自己小窝里，你还写什么狗屁的小说。

老同学是秘书出身，现如今有头有脸，权力很大。他告诉我，这人是他领导的领导的孙子。关系有点混乱，意思十分简单，有一个公子哥喜欢我的小说，是我的读者，读了小说，很想见作者本人，

让他爷爷跟当年的秘书打招呼，秘书又跟自己当年的秘书打招呼，然后老同学给我打电话。老同学的声音很容易让人又回到大学时代，那时候，他就是喜欢管事的班干部。我笑着跟他调侃，说你老领导的老领导的孙子，跟我有关系。老同学说好吧，说得对，跟你没关系，跟我有关系，那就见一见，就算他妈的委屈你。老同学说你老人家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你狠，你真的很狠，算我这个老同学求你了，行不行。

当年的同学，能混到他这地位这级别，真没几个。具体怎么见面，老同学已妥善安排：小车来接，先去金陵饭店吃早茶，然后南京一日游，我陪着玩玩就行。说好老同学一起参加，大家平时都忙，难得见面，正好借这机会放松一下，聊聊天说说话叙叙旧。第二天一早，果然有公家的小车来接，是老同学的秘书小孙。往金陵饭店送，快到目的地，小孙才告诉我，老同学有重要会议，可能没办法参加今天的全程活动。

结果这早茶吃得莫名其妙，老同学不到场，一切由秘书安排。金陵饭店早餐很高档，是自助餐，秘书已吃过早饭，他把我领到餐厅，跟女服务员解释，服务员坚持原则，不付钱，不让进。秘书便掏出手机，有些生气地跟某人通话，又让女服务员喊领导过来。很快，有个领班模样的男人过来了，与秘书一番交涉，依然是坚持原则，依然是不能让进。秘书更加恼火，继续拨打电话，这次找对人了，

他将手机递给领班，让领班听手机里的声音，对我挥挥手，让我进去。

这真是件让人尴尬的事，感觉很丢脸，用早餐的客人进进出出，我傻站在旁边，像个蹭吃蹭喝被人识破的混混。很显然，老同学活生生地把人给坑了，我又不稀罕吃这什么早茶。看着琳琅满目的早点，我一点胃口都没有，结果去要了一碗面条。面条都是小碗，我嫌费事，也带些赌气，索性要了一海碗。找位子坐下，十分孤独地吃着，心里还在抱怨老同学，恨他不守信用，恨他有官架子。那时候，手机刚开始普及，偏偏我又忘了带，否则真会掏出来骂他几句。

面条快吃完，秘书领着一个白面书生走到我面前，为我们做介绍，说这人就是谁谁的孙子。一眼看上去便知道是个有来头的公子哥，我又一次感到尴尬和狼狈，当时正捧着海碗喝面汤。放下海碗，礼节性握手，彼此说话声音有些大，餐厅里的人都看着我们。

2

握过手，白面书生示意我们走向餐厅的另一头，与坐那儿喝咖啡聊天的一男一女见面。男的年纪不小了，脸有点黑，脸上皱纹有点深，手上戴个大金戒指，胸前挂着大金项链，架子十足地跟我们握手，没站起来，只稍稍挪动了一下屁股，盛气凌人地指指旁边的

空位，让我们先坐下，又做了个手势，吩咐服务员赶快上咖啡。

那谁谁谁的孙子姓唐，叫唐君，三十多岁，长得很干净相。本名唐军，后来改成了唐君，自小在南京长大，随祖父去了北京，口音中还带着南京腔。他介绍的一男一女，男的是董事长，姓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这么称呼，一口一个“董事长”。董事长身边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便是游娜。我们走过去，她似乎很想站起来，或许看见董事长没站，她人都已起身，结果一犹豫，与我握手时反倒又坐了下去，握完手，觉得不太合适，又站起来。

这位董事长气场很足，他坐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手上戒指和脖子上项链金光闪闪。唐君继续介绍，董事长显得心不在焉。说了没几句，董事长脖子转向唐君，说你用不着拐弯抹角，说点真格的，先说说人家小游的事，今天她才是主角，你应该多说说她，多介绍介绍小游。我们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了游娜身上，本来还不好意思多看，董事长这么一说，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她。

不知道应该怎样描述游娜的漂亮，美丽的女人很多，美丽的年轻女人更多，她属于搁在一群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中，依然还能出类拔萃的那一位。游娜的美难以形容，一会儿冷艳如冰霜，一会儿热烈似焰火；她看你的时候，你不敢看她，她不看你，你又忍不住要偷眼看她。唐君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傻乎乎地看着游娜，笑着说她这个人还真不太好介绍，你还是自己介绍自己吧。游娜微笑着不说

话。她沉默不语的时候，脸上便会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忧郁，那绝对是一种令人难忘的忧郁。突然，她瞪了唐君一眼，这一眼不同寻常，足以说明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接下来是片刻的冷场，大家都不吭声，结果还是董事长直截了当，看了我几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不是很友好地问了一句：

“你能不能给我们的游娜专门写个电影本子？”

终于弄明白见面目的。原来唐君和游娜是一对小情侣，游娜电影学院刚毕业，董事长是一位有钱的金主。他们正在考虑涉足影视，想让游娜扮演女主角。我当即表示对影视无兴趣，隔行如隔山，影视行业水太深，不想蹚这浑水。唐君听了，立刻表示这次见面只是务虚，大家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他更有兴趣的，还是将我的小说改编成影视，问我哪部小说适合改编，又听说某导演正准备改编我的小说，如果真是这样，能否推荐游娜扮演女主角。

这一天我们去了玄武湖，去了中山陵，去了夫子庙。秘书小孙一路陪同，他与唐君坐一辆小车在前面开路，我们坐另一辆车在后面紧跟。我们的车很高级，又高又大，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董事长和游娜坐后面。一路无话。游览过玄武湖，董事长的话渐渐多起来，说他和游娜一样，都是新疆过来的，不过他是汉族，游娜是哈萨克族。去中山陵要路过美龄宫，我为他们做着介绍，无意中回头，发现董事长那只戴着大金戒指的手，竟然肆无忌惮地搁在游娜的大腿

上。游娜的大腿很白，游娜的裙子很短，游娜的两条腿并得很紧，那只黑乎乎的手，搁在雪白的大腿上，十分醒目。

虽然短暂一眼，我赶紧目光移开，赶紧坐端正，两眼看着前面的道路，若无其事继续说当年蒋委员长与宋美龄结婚时如何如何。董事长也若无其事，说你们南京人是不是都喜欢称呼“蒋委员长”。我不知怎么回答，说不清楚别人怎么称呼，可能只是个人习惯，我总是这么称呼老蒋，而称呼毛泽东呢，通常都是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时候，游娜忽然很天真地冒出来一句，这是我记忆中，她说过的第一句话：

“毛主席他老人家岁数大，还是蒋委员长的岁数大？”

董事长抢着回答：

“当然是蒋委员长岁数大。”

这一路上，秘书小孙对唐君很殷勤，唐君对董事长和游娜很殷勤。董事长话不多，游娜的话也不多，一起游玩还好，有风景可以看看，唐君经常追着问这问那，各自回到车上便有些无聊。他们不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游览中山陵，灵谷寺，从无梁殿出来，来到一片空旷的坟场，一直沉默不语的游娜突然问唐君，她可不可以唱一首歌。董事长说当然可以，想唱就唱嘛。唐君看看我，征求意见，我便说最好不要，起码在这地方唱歌不合适。毕竟是埋葬着当年的抗日将士，新鬼烦冤旧鬼哭；这里又不是KTV厅，不适合唱

歌。听我这么一说，唐君对游娜摆摆手，示意她不要造次。游娜看了看我和小孙，又看了一眼董事长，说好吧，不让唱歌，我就跳个舞。说完，也不等别人批准，已做起了舞蹈动作，扭胳膊扭腿扭屁股，动作很优美。她穿着一双高跟鞋，再高的鞋跟，也不影响做动作，一边跳，一边嘴里还轻轻哼着，哼着唱着，董事长居然也跟着舞蹈起来。

再接下来，去夫子庙品尝秦淮小吃。途中游娜的手机响了，接通了，竟然是老同学打过来找我，电话里连声抱歉，说刚开完会，正准备去夫子庙与我会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有些不痛快。他问哪家的秦淮小吃最好，我想了想，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哪家都不好。老同学就说，干脆不玩什么秦淮小吃了，我们去品尝品尝民国大餐怎么样；你对南京有研究，到底哪家的民国大餐更有名。我觉得用人家手机这么聊天有点过分，便告诉他，据我所知，南京根本没什么民国大餐，民国穷得很，当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很狼狈，战乱不断，经常窘迫，哪来的什么民国大餐。

老同学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再次解释今天会议有多重要。完全不理会我是在用别人的手机，花的是别人的手机费。我一次又一次表示要结束通话，可他就是继续说，继续说，说完这个又说那个。我硬着头皮听，带着歉意地回头看了游娜一眼，没想到这一眼更加冒昧。她的坐姿不太好，这辆车座位太高，我们之间的角度又有点

那个，她裙子实在短了一些，反正是走光了。我在无意中看见了游娜黑色的内裤。她怔了一下，白了我一眼，忙不迭地将腿并拢。

夫子庙有很多家经营小吃的餐馆，早已经预订好了，老同学先到一步，一本正经站在门口，恭候我们的到来，然后一起去包厢，一起用餐，品尝传说中的秦淮小吃。

3

这以后，又过了好几年，北京一位同学来南京出差，召集大家见面。照例会有混得阔的人争着买单，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眼睛一晃，毕业三十年，混出一点人模狗样很正常。学中文出身当秘书，跟在领导身边弄不好便是升官捷径。北京这位曾经也是秘书的同学是带着秘书来的，不仅带着秘书，还带了不少北京的官场秘闻。同学聚会百无禁忌，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在省里当官的有故事，在市里当官的也有故事，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八卦。我听他们胡说八道，说到最后，一起掉转枪口，开始嘲笑我，说你当作家最占便宜，都说作家也腐败，没听说哪位作家被双规；说你今天又捞到了一大堆素材，回去变成文字就是稿费，说不定还能得个奖什么的。

老同学许争着要买单，有人比他手更快，捷足先登，提前一步

把账都结了。这时候，许已离开了纯粹的官场，成为一家很有实力的国企董事长，年薪非常高。聚会结束，他打电话给司机，让司机过来接，同时送我回去。也就是在这过程中，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上次那家伙，就是他老领导的老领导的孙子，说你不是还陪他们玩了一天吗。我立刻想起他说的是谁，他说的是唐君。没想到我居然还能记得唐君的名字，老同学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唐君后来出事了，事情闹得很大。

不知道唐君出了什么事，事实上，我对后来的事情一无所知。接我们的小车到了，老同学抓紧时间，匆匆在车上跟我描述了个大概。具体细节，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也弄不清楚。只知道唐君后来与游娜结婚了，结婚后，这个唐君高干子弟毛病改不了，继续拈花惹草，游娜心知肚明地都忍了。她对唐君的一次次出轨，基本上采取放纵态度，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石头搬着走，游娜只是忍受不了他对自己的无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唐君对游娜总是完成不了夫妻之实。他与她在一起，无论怎么努力，都办不成一次正事。一开始，这或许还能成为唐君出去寻花问柳的借口，到了后来，游娜不得不怀疑他对自己的真心，怀疑他根本就不爱自己。怨恨越积越深，她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愤怒，终于有一天，一怒之下用上了剪刀，将唐君的那玩意儿给剪了。

我被这个故事的结尾吓了一跳：

“后来呢，后来又是怎么样？”

“谁也说不清楚。你想想，毕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老同学长长叹了一口气，意味深远地说，“你想想，这叫什么事，人还活着，食色性也，连这玩意儿都给人剪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对了，有首歌是怎么唱的，要把根留住，什么是根，什么叫作根，这玩意儿就是根呀。”

在我到家之前，老同学断断续续地又说了些花絮，有的还有点靠谱，有的完全是在瞎编。首先，唐君的那玩意儿又接上了，如何接上的，各种故事版本，结论差不多，都说是比以前更好用，真正的金枪不倒。其次，唐君和游娜最后没有分手，都到这个份上，想不老实也不行，该收心的收心，该省心的省心。他们弄了一大笔钱，一起去国外定居，或者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可能是瑞士，当然，也可能是在哈萨克斯坦。

作家努尔扎克

1

一个作家中断正在写的小说，会非常难受；随着年龄增加，思维变迟钝，一部长篇肯定要经历数次中断，甚至写不下去。手头这部小说就经历了好几次停顿，譬如春节长假就是严重威胁，虽然只有短短几天，即将到来前产生的那种恐惧，仿佛一只向你悄悄逼近的怪兽。在它虎视眈眈下，你的思路已经乱了，不得不提前放弃。长篇小说一旦放手，重新开始很困难。冬去春来，我开始重起炉灶，毫不犹豫地放弃已完成的许多章节；刚有点状态，正准备深入，一个即将到来的中断，又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与太太一起去日本看女儿，女儿正在东京大学进修，时间是整整一年；去的时候就说好，到樱花开放季节，我们去探望女

儿，顺便观赏樱花。日本的樱花非常壮观。有一天，正在人山人海的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一条短信出现在我的手机上：

省外办安排您6月15日—6月22日赴韩国、日本一线采风，所有费用由外办承担，是否可以参加，请回复。

第一反应是非常沮丧，哭笑不得。这叫个什么事，人还在日本，突然接到一条消息，告诉你两个月后，还可以再来玩几天。我想到了拒绝，身边的女儿和妻子都建议接受。理由一，韩国没去过，既然难得的公费出行，为什么不去。理由二，再来一趟日本也没太大不好，可玩的地方很多；这次待半个月，下次再来，说不定又有新的收获。最关键一点，你的长篇小说已经中断，反正写不下去，不如索性再放一放，顺其自然，让大脑好好休息一下。

于是作为权宜之计，先答应下来。回南京，与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通电话，才知道这次采风活动安排了很多作家，去的地方也多，除了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柬埔寨，有哈萨克斯坦。如果让人选择，最想去的地方是哈萨克斯坦，很遗憾我连去哪国的知情权都没有。询问有关同志能不能改，答复是不可能。现实就是这样，有些话，一说就俗；有些事，一当真就自取其辱。我感到羞愧，恨自己又失去平常之心，沾了体制那么多光，还在为出国挑肥